



GZ 高校主题出版
GAOXIAO ZHUTI CHUBAN

孙中山与华侨华人系列

孙中山革命与 华侨精英

王杰 等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高校主题出版
GAOXIAO ZHUTI CHUBAN

孙中山与华侨华人系列

孙中山革命与 华侨精英

王杰 等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革命与华侨精英/王杰等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8. 8

(孙中山与华侨华人系列)

ISBN 978 - 7 - 5668 - 2393 - 9

I. ①孙… II. ①王… III. 孙中山 (1866—1925) —生平事迹 ②华侨—生平事迹—世界—现代 IV. ①K827 = 6②K818.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0519 号

孙中山革命与华侨精英

SUNZHONGSHAN GEMING YU HUAQIAO JINGYING

著者: 王杰 等

出版人: 徐义雄

项目统筹: 黄圣英

责任编辑: 黄文科 冯琳 李倬吟

责任校对: 徐晓越

责任印制: 汤慧君 周一丹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广州市穗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62 千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

定 价: 4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目 录

- | | | | |
|-----|--------|-------------------|---------|
| 001 | 导 语 | | 王 杰 |
| 004 | 侨界俊杰 | 革命兄弟——孙眉与孙中山 | 韦 巍 |
| 017 | 爱国以命 | 爱党以诚——邓荫南与孙中山 | 郭小兵 |
| 027 | 毁家纾难 | “革命圣人”——张静江与孙中山 | 吴昌稳 |
| 044 | 松柏励志 | 战云天骄——廖仲恺夫妇与孙中山 | 冉琰杰 |
| 060 | 自由之花 | 《逸史》亦华——冯自由与孙中山 | 韩明章 |
| 071 | 革命富人 | 共和元勋——李纪堂与孙中山 | 李 飞 |
| 082 | 一次相逢 | 一生追随——黄乃裳与孙中山 | 王志伟 |
| 091 | 绝地筹款 | 实业兴国——邓泽如与孙中山 | 田 果 |
| 100 | 先烈之血 | 主义之花——许雪秋与孙中山 | 王华生 |
| 109 | 仗义疏财 | 南洋先锋——陈楚楠与孙中山 | 朱儒超 |
| 119 | 情聚“晚晴” | 半世英名——张永福与孙中山 | 杨新新 |
| 130 | 粤东俊彦 | 爱春之家——谢良牧与孙中山 | 赵艳芝 |
| 141 | 竭诚革命 | 从一而终——林义顺与孙中山 | 叶华新 |
| 150 | 洪门结义 | 致力共和——黄三德与孙中山 | 田 果 |
| 167 | 华侨健将 | 忠勇精诚——姚观顺与孙中山 | 黄健敏 |
| 178 | 志在冲天 | 报效祖国——杨仙逸与孙中山 | 张金超 |
| 185 | 革命外交 | 共和惊雷——陈友仁与孙中山 | 田 果 |
| 202 | 黄花碧血 | 浩气长存——黄花岗起义英烈与孙中山 | 王 杰 王志伟 |
| 214 | 后 记 | | |

导 语

王 杰

翻开悲歌激越的中国近代史，“华侨”这个词抢眼而又养眼，作为一个群体，既充满血泪与传奇，又感人肺腑、令人肃然起敬。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华侨，就没有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发动；没有华侨的襄助，也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忍令上国衣冠沦于涂炭，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这是1905年春节前，新加坡《图南日报》印制的“月份牌”上富有反清革命色彩的题词，它代表华侨公开喊出了反清革命的心声，抒发了华侨报国救国的赤子情怀，体现了华侨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的意志，彰显了华侨振兴中华的伟大精神！

一百余年俱往矣，海外华侨支持孙中山掀起民主革命运动的功业，经已载入近代中国的史册。然而，孙中山与华侨振兴中华的不朽精神，犹如暮鼓晨钟，仍然激励着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薪火相传。

有人说过，“华侨是革命之母”，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曾记否，因为清末特殊的救国环境，孙中山将他领导与实践的民主革命运动概括为组党、宣传、武装起义三件大事，而这三大要项，都是在华侨的鼎力相助下得以完成的：

1894年他在檀香山创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团体，第一批会员26人，有23人是华侨，会议的地点设在华侨何宽的家里……

1895年，他在广州组织第一次未遂的武装反清起义，参与者大部分是华侨；他一生领导的十次武装反清起义，所有款项全部来自华侨捐赠；黄花岗一役死难烈士86人，其中华侨有32人，几近半数……

1900年，他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经费由侨商资助，他指导美国《大同日报》、新加坡《中兴日报》等与改良派论战，还亲自在侨报上撰文，引导侨报鼓动革命风潮，从而激励和推动华侨投身民主革命洪流……

往事并不如烟：

为什么，离乡背井远赴“金山”玩命，成为富商之后，变卖家产，玩起革命？

为什么，异国他乡出身的“富豪”二代，放弃舒适安逸，毁家纾难，资助反清？

为什么，求学西方身怀“五车”技艺，决志追随孙文，舍生取义，为国捐躯？

为什么，48岁的人服膺于28岁的孙中山？为什么，一生清贫，却一如既往不惜为革命捐赠？为什么，18岁青年远渡重洋回国举义血洒疆场？

还有许许多多的为什么！

答案很复杂，道理很简单。莘莘大端者，他们都怀抱一颗炽热的诚心，向慕一个民主的信念，追求一个共和国的理想，都是用世界的眼光来俯视祖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由是，血脉、乡脉、文脉、华脉在他们的心底涌动，爱国、报国、救国、强国的品格在他们灵魂中升华，小我而大公、舍己而成仁的动人故事在他们中间传颂……他们追随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大志大勇、无怨无悔、矢志矢忠、善始善终。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孙中山与华侨的互动，激励着孙眉、邓荫南、廖仲恺、陈楚楠、李炳辉等一批批志士纷纷涌现，弄潮建功。他们就是平民的英模、华侨的典范，体现着民族英风，展示了时代真容！

沧海识骇浪，小事见精神。

本书定名“孙中山革命与华侨精英”，是一册关于孙中山与华侨精英思想交谊的汇集。以往，孙中山与华侨个体的故事已多见诸文字，本书则在恒河沙数的华侨人物之中撷取点滴浪花，汇单—组成“集群”，以展示华侨“群体”襄助民主革命之风貌。全书收录的18个“个案”，选取了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领域、不同形式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的事功，既展示华侨对民主革命的个体贡献，又反映华侨群体聚力襄辅民主革命的巨大能量。以单一人物（黄花岗篇收录了多位英烈）成篇，以与孙中山交谊为中心，以积极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的华侨主要人物切入，以故事情节相串联，以叙述为主调，以可读笔调行文，适当夹议，不作专论，试图借通俗中透出理喻，于叙事中画龙点睛。通过本书对华侨“群体”的展示，再现近代民主革命艰苦卓绝的历程，揭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志士仁人的精神风貌，进而彰显华侨支持孙中山革命之历史功勋。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限于篇幅，囿于史料，本书仅选取了不足20个人物事例，这显然不是民主革命时期华侨精英的全部，亦非华侨人物的精编。我们曾为“入选”者颇费斟酌，更为未入录者深感疚心。但愿本书的出版，能引

起读者的垂注，以催生书册上更多精英的“再世”。

百年兴衰影像已成记忆，浴火重生精神尤须记取。

中华民族是一个坚忍不拔、奋发自强的民族，也是一个和睦四海、善行五洲的民族。敦睦邦交、和善共处，是中华民族历来奉行与世界亲善的理念，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期许的努力和情愫。广大华侨不仅在为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处中也向侨居地展现和传播了华夏文明。从这个视角看，本书所述的内容尚存欠缺，这也是应该向读者说明的。季羨林先生说：“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传承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优秀的文化基因，自信中华文化有着感染全世界的魅力，从而进一步了解华侨、了解世界，也就是深一层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发展中国。

当下，中华儿女正在开辟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仁者无敌，这是我们不竭的动力。国强者得民心得天下，满招损，谦受益。让我们记取历史，不忘初心，虚心求知，砥砺前行，勇当世界潮流的弄潮儿，为人类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侨界俊杰 革命兄弟

——孙眉与孙中山

韦 巍

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的一生经历，是中国乃至世界革命史上的传奇。他的长兄孙眉，是移民史、华侨史上的翘楚。古语有云：“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或许，很多人不知道，孙眉还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参与者，当我们回望晚清至民国的历史大转折时，理应给孙眉以浓墨重彩的一笔。

猛虎出香山 强龙过大洋

孙眉，字德彰，号寿屏，出生于清咸丰四年十月十七日（1854年12月6日）。12年后，他的同胞弟弟孙帝象（即孙中山）来到人间，相隔正好一轮，二人都属虎，行事风格也都是虎虎生风，堪称香山的两只猛虎。



青年孙眉像

中国虽然自古就是农耕社会，最重桑梓之情，但背井离乡讨生活的人也所在多有，尤其是南方沿海地区的人民往往投奔怒海，其中以下南洋者为多。少年时期的孙眉身强力壮，性格倔强，既有干大事的体格，也有干大事的气魄，并不甘于困顿乡里。同治十年（1871），他终于得偿所愿，随舅父杨文纳远赴檀香山闯世界。

孙眉初到檀香山，在华人的菜园里种过地，在土人的农牧场帮过工，一边积累经验，一边积极学习当地语言。通过舅父杨文纳的帮助，他向当地政府租了荒地，从事垦殖畜牧，事业红红火火，很快就发展壮大起来。

孙眉远走檀香山的这个时期，正是大批华人走向世界各地的开端。据说当时翠亨村中人们都在谈论夏威夷，说那里是谋生的好去处。此时的夏威夷政府正在发展农业，稻谷取代了咖啡成为当地第二大物产，其中华人的贡献十分巨大。

那时通信极为不便，孙眉的家书只能托往来的华侨代为传递，一年或许只能往返两三封信。孙眉在信中描绘了夏威夷的美景、异域的美食，更重要的是新生活充满了希望的色彩。与许多华侨一样，随着家信送出的往往还有他辛苦积攒的工钱，孙眉寄回的侨汇令孙家人的生活日渐改观。

光绪三年四月二十八日（1877年6月9日），孙眉首次还乡。此次回到翠亨，孙眉不仅见到了分别数年的爹娘与兄弟姐妹，还完成了终身大事，与谭氏完婚。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在家乡招工。他与人合股包船，把家乡的侨民带到檀香山，从夏威夷王所给的每人百元的津贴中获得报酬。孙眉曾经在翠亨设立一个移民事务分所，专门处理移民事宜。与孙眉同年抵达檀香山的华侨有223人，而到十年之后，这一数字已达2万，华侨人数占全檀香山人口的1/4。^①孙眉的事业在华侨拓殖的大潮中蒸蒸日上，随后由檀香山搬到茂宜岛，开了一家名叫“德昌隆”的商店，以此为基础大展宏图，后来被当地人称为“茂宜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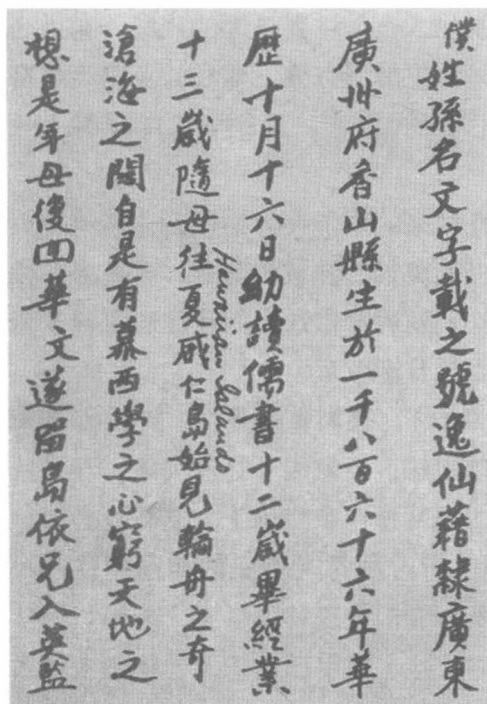
孙中山早就在兄长的家书中了解到檀香山的风土人情，很想追随其脚步，但这一想法遭到了父亲孙达成的拒绝。直到光绪五年（1879），孙眉托同乡郑强夫人带母亲和弟弟到檀香山，孙中山才得以遂愿。这次旅行，轮舟之奇，沧海之阔，极大地拓展了一个农村孩子的视野。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他心中激荡起了对西方强烈的求知欲。

教育有新旧 入教生分歧

孙中山在长兄孙眉的资助下进了檀香山的意奥兰尼书院。这是一所由英国圣公会主办的学校，学生不仅要学习语言、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课程，还要阅读圣经、参加宗教活动。在这种环境中接受西式教育的外国学生，不仅学习到各种西学的基础知识，还能够接触到西方社会、政治、文化的方方面面。生性好学的孙中山如鱼得水。

孙中山可谓是幼习孔孟，多有“中学”积累；又求学海外，亲受欧风美

^① 黄健敏编著：《孙眉年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6页。



孙中山自书的早年经历

雨的浸染。这为他畅通无阻地融汇中西文化搭建了平台，为日后成为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少有的“通人”打下了基础；亦为往后能把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加以改造，移植到中国创造了条件。

经过中西教育的对比，他对中外之别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

1882年，孙中山从意奥兰尼书院毕业，进入奥阿胡学院。这是一所由美国公理会主办的学校，学校里宗教氛围浓厚，校园里的华人大多已成为基督

徒。受到学习环境的熏染，他萌生了受洗入教的想法，但这激发了他与兄长孙眉之间的矛盾。

远在海外，长兄如父，孙眉自然而然地负起教导幼弟的责任来。他虽然在海外成就事业，但在骨子里还是相当传统的中国人。他觉得弟弟接受外国的宗教就像走上了“邪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教化是最好的，其他无论什么教都不正派，都是不可取的。

由于与长兄的冲突，孙中山不得不告别檀香山返回家乡。但由于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启蒙，孙中山在自己的故乡遭遇了文化上的不融合，他无法接受家乡的落后与封建迷信，积极参与乡政，向村民抨击清政府的腐败，还与好友陆皓东一道毁坏了村庙北极殿的神像。这个年轻人显得如此标新立异，在民风保守的乡里十分扎眼。为此孙中山不得不转赴香港继续其学业，在那里他结识了美国传教士喜嘉理，在其劝说之下，与陆皓东一起受洗，终于加入了基督教。

应该承认，基督教对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发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耶稣的牺牲精神对孙中山而言也不失为一种重要的精神动力。他非常佩服耶稣，并将之比附革命：“耶稣之理想为舍己救人，革命之理想为舍己救国，其牺牲小我，求谋大众福利之精神，原属一致。”

新派人物跳不出历史的大背景，也逃不开旧俗的束缚。由于父亲孙达成年

事已高，所以孙家的家事多由孙眉做主，孙中山与卢慕贞的婚事便是孙眉所定。

当孙眉听说孙中山在家乡破坏神像，在香港入教诸事，急令弟弟再赴檀香山，亲自加以训斥。孙中山虽然对长兄十分尊敬，但对自己的信念更加坚定，他向檀香山的朋友师长求助，借到一笔旅费，再次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兄弟归于好 豪情结同道

回国后，孙中山并未荒废学业，而是前往广州博济医院求学。那时，国内尚无正规的医学院，缺乏完善的欧美教育方法，不能令孙中山满意，当他听说香港开设了医学院，便争取机会到那里继续深造。他求知若渴，每天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因此被同学们称为“通天晓”。有人回忆起当年这位老同学时说：“先生年少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

孙中山每日除了刻苦钻研医学之外，最爱与同学友人相聚一堂，天马行空高谈阔论。他不吝惜钱财，颇有江湖豪杰的风范。等到钱财散尽，他又闭门用功，夜以继日，好像老僧入定，与世无争。这一习惯从广州到香港，再到日后的行医生涯，从未更改。由此，他在广州与同样豪侠仗义的郑士良、尤列定交，在香港与陈少白、杨鹤龄结为莫逆。他与陈、尤、杨三人经常在“杨耀记”（杨鹤龄家的商铺）议论时事，畅想定国安邦、排满兴汉的大计，以至被身边的人称为“四大寇”。这些友人日后都成了他革命道路上的得力助手。

光绪十三年（1887）冬，孙达成病重。孙眉为照顾老父，从夏威夷赶回翠亨，而孙中山也从香港回乡，兄弟二人在病榻前侍奉汤药，相处数月，直至越年开春，孙达成去世。兄弟二人在悲痛之余终于言归于



“四大寇”合影，坐者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立者为关景良

好，孙眉由此解开心结，对孙中山的爱护也更胜从前。

孙中山在香港接受了完备的医学教育，但他心中的志向更加壮大，所谓“上医医国，其次疾人”，他的抱负是要改造这个国家，根治其弊病。他的思想和言论愈发激越，由此开始思考推翻专制政治，并逐步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1890），孙中山致函居乡（石岐）的中国前驻美公使郑藻如，提出效法泰西，设立民间团体，并举出“兴农之会”“兴戒烟会”和“兴学之会”3条，先从香山县试办，然后逐渐推广至全国。郑藻如如何回应，目前无证可查，但孙中山曾有志于在国家体制内部推行新法则已可知。

东西皆变局 兄弟同革命

1893年1月，檀香山的君主制瓦解，建立了夏威夷独立共和国临时政府，此后渐为美国吞并。2月14日，檀香山华人集会，反对临时政府重提限制华人法例之旧议。自从1882年美国实行排华政策，渐渐波及夏威夷，夏威夷发生政变之后，华侨的正当权益受到巨大的损害。目睹这一切，孙眉深知外人之所以欺我侮我，皆因祖国尚不强大，他非常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一个良好的政府，能够关心华侨的疾苦，保护华侨的利益。

而在国内，中日冲突日渐激烈。甲午年初，孙中山突然中断了他的行医活动，从药房中消失，友人陈少白得到店员来信告知情形，不得不赶到广州代为照看店面。终于有一天，孙中山露了面，原来他躲到翠亨老家闭关做文章去了。他所写的这一篇《上李鸿章书》，提出“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改革建议，欲以此改善国内政治、社会的困局。但当孙中山怀着更新祖国的希望北上天津投书，却未能得到李鸿章的重视，李鸿章此时正为中日战端焦头烂额，这次尝试遭到失败。孙中山北行，考察了京津，又下武汉，审视社会民生，坚定了一个判断，那就是必须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方能推行改革。

孙中山从上海赴檀香山，打算向旧日亲友募集资金，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他与孙眉讨论了自己的计划后，兄弟二人在革命问题上基本认识一致。当时华侨风气还很闭塞，孙眉意识到必须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脉关系为弟弟打开局面，他选择了义无反顾地帮助弟弟。

孙眉首先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介绍了孙中山来檀组织推翻清廷革命的消息，在他的大力促成下，孙中山抵达檀香山短短月余，就号召了20多位同道。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何宽家里召集了第一次会议，决议创立兴中会，

以“振兴中华，挽救危局”为号，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言。会上众人厘定了组织和章程，成员包括何宽、李昌、宋居仁、郑照、刘寿、刘卓、邓荫南等人。

清廷在对日作战中节节败退，孙中山心急如焚，决定回国发动起义。然而经费却是个大问题，孙中山在檀香山鼓吹数月，但真正愿意拿出钱财的响应者寥寥无几，唯有孙眉与邓荫南几人毅然变卖家财，以解其燃眉之急。在国内同志的催促下，孙中山与几位友人带着 13 000 元港币返回国内。

孙中山回国后，联系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尤列，联合原“辅仁文社”的同志杨衢云等人，在香港、广州分别设立了兴中会分会。并得港商李纪堂等的经费支持，他们派人分头发动内地的会党、绿林、游勇、防营、水师、乡团等势力。然而经过大半年的筹备，临近起事之际消息泄露，决死队也无法按期抵达广州。1895 年 10 月 27 日，广州起义未遂即宣告流产，孙中山匆匆出走香港，陆皓东等志士被捕就义。

孙中山遭到清廷通缉，自香港远走日本。事后，陆皓东的侄儿陆灿护送孙中山的母亲、妻儿至茂宜岛。孙眉担负了照顾母亲和弟媳一家的责任。但是杨太夫人对小儿子孙中山十分失望，她无法理解孙中山为何放弃了优渥的医生工作，去从事那些危险的事业，使得一家人不得安宁。此时，孙眉坚定地支持弟弟，他告诉母亲，孙中山所做的是为全国人民谋幸福的大事。

主义相交错 日久见人心

孙中山在横滨组织兴中会分会后，由日本来到茂宜，终于见到分别许久的家人。他向孙眉解释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希望得到兄长的理解，结果反倒是孙眉劝勉弟弟不要气馁，切莫改变志向，这也坚定了孙中山的信心。

虽然孙中山的信心很快恢复，但华侨群众的情绪一时之间很难“再起”。



孙中山全家在檀香山合影

孙中山环游夏威夷诸岛，宣传革命，筹集军费，然而各地反响甚微，革命活动陷入僵局。孙眉又劝弟弟，先向他处发展，打开新的局面，建议他到旧金山去活动。孙中山采纳了，遂有其美国大陆之行。

出乎意料的是，美国大陆的华侨风气闭塞，更甚于檀香山。孙中山由旧金山登陆，横穿大陆，至大西洋西岸的纽约，沿途演说祖国危亡、清廷腐败、民族改造，每地听众不过十数人而已。美国之行的最大收获是偶遇他在香港西医学院的老师康德黎，康德黎听说孙中山有欧洲之行，约孙到伦敦后去找他。

孙中山的旅行演说在美国华侨中影响甚微，却引起了清廷驻美使馆的注意，孙中山索性前往伦敦拜访康德黎。清廷驻美使馆通知驻英使馆，孙文已往英国。当孙中山经过漫长的旅程出现在伦敦时，清廷的搜捕网也开始收紧，最终，孙中山被伦敦的清使馆所拘捕，他通过使馆仆人柯尔向外界求救，幸运地通知到康德黎。为拯救他的学生，康德黎迅速在伦敦社会各界运动，发动舆论媒体对英国政府和清使馆施加压力，孙中山在被拘禁 13 日后获释。孙中山重获自由后致函伦敦各报，对英国政府和报界的帮助与同情表示感谢，通过媒体的详细报道，孙中山的大名传遍全球，其革命者、改革家的形象由此树立，连檀香山的中英文报纸都报道了此事。可以说，伦敦蒙难事件正是孙中山获得全球知名度的起点。

孙中山在海外宣传革命，固然步履维艰，而清廷遭到国际舆论压力，企图使出招安的手段，派出伍廷芳通过孙眉和驻日公使李盛铎，试图收买孙中山，但均遭到拒绝。孙眉不仅不为所动，且以“石敬瑁”“吴三桂”斥之。

1899 年，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皇党，其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势同水火，但他的弟子梁启超在东京却与孙中山相与甚欢。是年年底，梁启超由东京赴檀香山，还请孙中山为其铺路，孙中山一向磊落坦荡，爽快地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引见给兴中会的重要成员们。

当梁启超到达檀香山，手持孙中山的介绍信，自然无往而不利。很快，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员大多成了保皇会的会员。梁启超前往茂宜岛拜访孙眉，孙眉更是热情周到。在这位维新人物的劝说下，孙眉也加入了保皇会，并命儿子孙昌、侄子孙科拜梁启超为师，还让孙昌随梁启超赴日求学。

当孙中山在日本听闻梁启超的所作所为，难以相信梁竟是如此背信弃义之人。他写信怒斥梁启超，并劝说孙眉等人勿为所愚，无果。孙中山由日本横滨抵达檀香山，发现檀香山兴中会的阵地渐被保皇党所夺。孙中山与梁启超有关两派合作之事，也走向末路。

当康、梁师徒敛财真相暴露，信用消失，许多华侨逐渐认清了保皇派的真面目，大多数曾深受梁启超欺骗的兴中会会员，也日益觉醒，孙眉也十分懊

恼，随即召回在日读书已经一年的孙昌。

然而保皇派的势力在旧金山仍然强大，孙中山继续与保皇势力做斗争，孙眉也认为要对付保皇派，必须有庞大的组织和力量，而美国大陆华侨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他向孙中山建议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主张孙中山加入洪门。洪门在中国是一个秘密的组织，由三合会演变而成，它的宗旨是“反清复明”，它在美洲及南洋一带的华人社区都有组织，华侨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与权益，都纷纷加入洪门。在孙眉抵达夏威夷前两年，夏威夷的洪门组织已经建立，因此孙眉对洪门相当熟悉。夏威夷的洪门“国安会馆”，在檀香山正式登记入册。孙眉认为孙中山反清革命收效甚微的关键在于他没有参加洪门，洪门组织不但能帮助孙中山发动现有的海外力量，而且能保护他的生命安全。舅父杨文纳在檀香山经商多年，对洪门也很熟悉。他也力劝孙中山加入洪门组织，以壮大革命力量。时任洪门主席的钟木贤是孙眉多年好友，也是兴中会的骨干。钟木贤对会友说，孙中山革命目标中的“驱除鞑虏”，与洪门“反清复明”宗旨一致。于是获得了会众的赞成。1904年1月11日晚，孙中山在檀香山国安会馆加入洪门，被封为“洪棍”。

第二件事，孙眉还建议孙中山加入美国国籍。当时美国正加紧排华，孙眉便建议弟弟领取檀香山的出生证，一是方便入境，二是防止保皇党从中作梗。在孙眉和杨文纳的帮助下，孙中山办理了檀香山的出生证，并且领到了美国岛居人民所持的护照。

当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时，檀香山保皇党已预先通知当地同党设法阻止其入境。那时美国正在举办博览会，清廷派溥伦参观博览会。美国政府为避免发生暗杀事件，便下令官员以孙中山持用错误文件为借口，将孙中山扣留3周。后孙中山急求旧金山的伍盘照，伍盘照当时是领事馆顾问，他通知旧金山的致公总堂龙头老大黄三德及干事唐琼昌等，仗义代请律师向美国政府抗争，经多方营救才令孙中山获释。

虎落平阳日 犹有壮心存

孙眉从弟弟求学期间起就在金钱上予以资助，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更是倾其所有，家产几乎为之散尽，到了1906年8月17日，再也无以为继，夏威夷联邦区法庭正式宣布孙眉破产。此后，孙眉带着孙氏家族定居香港，而自己则完全投身到革命活动中去，成为弟弟的有力助手。

孙眉甫抵香港，得同盟会会员冯自由接待，寄寓在中国日报社内。为了让家人渡过难关，孙眉曾经亲自到河内找到弟弟，要求在财力上给点帮助。但



中年孙眉像

是，因孙中山正酝酿在钦廉、镇南关等地的反清起义，需款正急，实在是有心无力。见弟弟如此“抠门”，孙眉只好向别人借了一笔钱，带着全家在九龙租屋而居。此时，孙中山的老朋友陈少白因数年协助富商陈赓如、杨西岩等反对粤汉铁路官办，获得酬劳费九千元，买下了香港九龙牛池湾十数亩荒地。

孙眉便与陈少白商量，想要买下荒地的一半来开辟农场，等到檀香山的家产变卖款项汇到再偿还地价，陈少白答应了。孙眉和杨德初及其他乡人一起，搭建猪舍、鸡棚，养鸡养猪、种瓜种菜，不管是泥工、土木，还是缝纫针线诸等琐事，都亲力亲为。此年

孙眉已岁过半百，但他仍像初到檀香山创业那样，抱持信心，不怕艰苦，充满斗志。他希望把农场经营好，使母亲和家人能赖以维持生活，甚至可以为革命捐输经费。

然而，孙眉最终收到家产变卖的款项仅够支付诉讼费、律师费及其他欠款。陈少白知道以后，不但不给予通融，反而紧紧追讨欠款，令孙眉十分生气，想到当年支持陈少白办报，自己多次无偿捐赠，便愤愤地对陈少白说：“君办理《中国日报》时，吾得舍弟信曾汇款助君多次，今君乃忍以戈戈之数相逼耶？”陈少白为孙眉的气势所震慑，却未能释怀。他对陈景华、冯自由说：“弟是华盛顿，兄是拿破仑；华盛顿，可容易商量，拿破仑则真无法应付耳。”后经冯自由从中斡旋，双方才得以和解。

那时，革命党人发动的广东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云南河口起义相继失败，起义人员撤到香港，再转南洋等地，孙眉肩负着中途的接济工作。同盟会会员居正因河口起义失败，逃到香港，得孙眉帮助，找到了革命党人何畏，又得何畏资助舟资，逃亡新加坡。居正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说：“余于戊申由香港走新加坡，与眉公同船，见其魁伟豪爽，肃然起敬。公同行梁某能普通话，因此通问。公谓在檀香山茂宜岛，如何开垦如何成就，对总理如何资助，如何促成，大有光武乃兄之概。”^①

1908年，光复会首领陶成章来到南洋，要求孙中山为他筹款回浙江发动

^① 居正：《梅川日记》，见居正：《居正文集（上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页。

起义。孙中山因手头拮据，无款可助，没有满足他的要求。陶成章对此十分不满，便在华侨中散布谣言说：“孙某以运动革命之名，捐钱到他家里去了，他家里已经发大财了。”

一时间满城风雨、谣言四起。孙中山致函吴稚晖，澄清革命生涯中的募款之事，力言乃兄多年赞助革命，至于破产。不明真相的华侨暗地调查，发现孙家非但未因革命而发财，反而为革命事业散尽家产，陷入贫困。流言就此被终结。

兄弟齐上阵 其利可断金

1910年，在后人看来这是革命胜利的前夕，对时人而言却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

年初，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将原兴中会机关改造成同盟会，并设秘密团，吸收那些不便公开入会的华侨。当时，孙中山正在设法筹款送侄儿孙昌回国，不料突然接到孙眉来电，获悉母亲病重，急需钱款，顿时让他难以兼顾。

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仍未消弭，也让孙中山很是头疼。当他赶到东京，与长兄孙眉一起借住在友人宫崎寅藏家中。谭人凤、宋教仁前来磋商党务，面对宋教仁的质问，孙中山激动地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但在面对兄长的时候，孙中山却始终保持着隐忍、谦逊的态度。据宫崎寅藏的夫人回忆：“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孙德彰（孙眉）先生在大骂孙中山。孙中山被乃兄责骂，一言不发，一直默默地在恭听乃兄的话。个性很强的孙先生，也有这一面，这个事实使我非常地感动。”^①

当兄弟二人终于坐上前往香港的客船，却又遭到香港政府的阻挠，孙中山被禁止登陆，最终只能在船上与母亲相见，而这一别便是永诀。

1910年7月19日，杨太夫人去世，一家人各奔东西。卢夫人偕陈粹（瑞）芬带着两个女儿离开香港，到马来亚庇能投奔孙中山。而孙眉则因运动劳工入党，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买通当地探长，试图抓捕孙眉，幸得友人通风报信，找到美国领事，声明孙眉乃美国籍人士，这才脱困，结局是孙眉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

孙眉离开香港，辗转于东南亚。1910年11月13日，孙眉出席庇能会议，

^① 宫崎榎子：《我对于辛亥革命的回忆》，见尚明轩、王学庄、陈崧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769页。